

## 摺紙的辯論知識

作者：姜禎致

2016年曬紙藝對現代摺紙藝術進行了概括性地介紹，包括歷史發展、名家賞析、理論設計、實拍教程和紙張鑒定。所有這些內容都是作為鋪墊，真正的“折紙藝術研究”還沒有開始。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探討了什麼是“摺紙”，還沒有開始探討什麼是“摺紙藝術”。

在這裏，讀者將會接觸到壹個新的知識領域。就其針對性，摺紙圈內可能還沒有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但是對於研究哲學或藝術理論的朋友，以下問題應該或多或少地被想到過：現代摺紙的藝術美學原理是什麼？摺紙的範疇包括什麼？摺紙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是怎樣的？摺紙的價值是什麼？摺紙價值是如何體現的？摺紙價值的標準是什麼？是否有必要把摺紙單獨作為壹門學科對待？

對這壹系列基礎問題的思考，在實質的意義上講，是辯論性的知識探討。而研究辯論知識最主要的壹個原因就是改變人們以往對摺紙的觀念。只有建立在這壹基礎意識的改變之上，摺紙的商業化、藝術化與大眾普及才能穩步發展。

如果沒有人去為摺紙辯護，把它當做可有可無的東西，那麼摺紙本身除了新奇以外，還有誰願意確確實實地把錢與時間投資在摺紙上面呢？如果沒有人關注摺紙的實際用途與其潛在的社會效益，那麼摺紙本身除了作為壹門興趣以外，還有誰會願意深入研究它呢？在解決這壹系列問題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為摺紙建立壹個良好的哲學與藝術理論基礎。

而在進壹步闡述這個研究計劃之前，首先對辯論知識做壹個定義。

### 辯論與技術

辯論並不是指爭論（dispute），而是指與技術（techne）相對立的通過理論與邏輯推論出來的知識。

辯證知識來自希臘語 δ ι α λ ε κ τ ι κ ῆ , 是柏拉圖《理想國》裏面的壹個核心概念。柏拉圖認為數學、藝術、科學、天文等學科都屬於不同的技術（τ ἐ χ ν η）。所有這些技術都是建立在壹些基礎原理之上發展出來的。

與技術（τ ἐ χ ν η）不同，辯論（δ ι α λ ε κ τ ι κ ῆ）所研究的是第壹原則問題，即這些被接受的基礎原理為什麼這樣存在。只有辯證知識可以解釋第壹原則問題，而其它所有的技術知識都是辯證知識的衍生物。從嚴格意義上講，就連當代科學都屬於壹門技術，而非辯論知識，因為科學自身也是建立在壹些基礎原理之上，比如科學必須遵循“科學方法”。

如果我們把技術與辯論知識應用到摺紙上，就不難發現當前大多數摺紙知識都是技術。人們按著教程學習，時間長了連小孩子也可以發展出非凡的折疊技術。但是技術終歸是技術，不能作為知識。辯證知識研究摺紙是什麼。就其深度與難度，辯證知識比技術更為基礎與隱秘。

為什麼說辯證知識隱秘？

許多摺紙愛好者都沒有思考過折紙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大多數人在接觸摺紙時都選擇了跟隨別人，直接進入實踐工作。這往往使人們忘記了自己當初是為什麼開始學習的。因此，人們在學習摺紙的第壹步時就已經忽略了辯證知識，所以說辯證知識很隱秘。

從另壹方面講，摺紙作為技術是不需要很多概念與知識作為底部支撐的，所以幼兒園小朋友也可以摺紙。但是如果折紙只是字面意思上的摺疊，那其工作性質就與復制沒有區別了。單純的復制是沒有金錢價值的，人雲亦雲並不能帶來成功。好技術能塑造少數優秀的工匠，卻不能從根本上帶來金錢價值與社會效益。其原因就在於技術(Techne)不是知識(Episteme)。

### 藝術價值與物質關係

英國藝術學家貢布裏希（Gombrich）曾說“沒有藝術品，只有藝術家”。藝術品的價值來自於藝術家對其作品的創作本身，而這個創作過程是建立在固有知識之上的。如果畢加索的抽象藝術不是建立在藝術理論與知識之上，而是完全憑直覺創作，那他的作品就很難具備那麼高的金錢價值了。

所以知識雖然不是作品本身，但是知識是作品價值的來源。從這方面講，被復制的藝術是二手的，其價值永遠是被摺扣的。如果折紙概念被保留為字面意思上的復制技術，其發展就非常艱辛了。

如何走出摺紙作為技術的困境，使摺紙獲得自身的“金錢價值”是首要關心的問題。我們必須在“價值”前面加上“金錢”兩個字，因為金錢是帶來社會效益的手段。如果只是單純地談論摺紙價值，把其物質利益關係脫離開，那摺紙價值的研究就很容易演化為壹種高度抽象的理論。我們不想把摺紙理論發展為壹種形而上學（metaphysics），因為壹方面讀者將不能理解，另壹方面這理論本身將脫離社會。

雖然摺紙還不沒有形成壹個獨立的經濟體，藝術已經形成了。所以通過把摺紙與藝術靠攏，就可以很成功地把摺紙價值提高上去。因此在研究摺紙的辯證知識時，我們需要把摺紙作為壹門藝術，而不是技術。

所以2017年，曬紙藝將會分為兩大板塊進行。壹個板塊將探討折紙的技術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繼續2016年沒有講完的內容；另壹板塊將探討折紙的辯論知識（dialectical knowledge），討論折紙的藝術美學價值與意義，為折紙辯護，保護其自身的權力，防止將來淪落為技術。第壹板塊需要投入時間與精力去實踐與學習。第二板塊需要大量的概念與思考。

### 辯證知識的研究方法

摺紙的辯論知識將包括描述性研究，分析性研究與概念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致力於對不同概念的描述，幫助人們理解概念。這會是百科大全式地學習。分析性研究是對於描述性研究的分析，討論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並提出問題。比如什麼區分了技術與藝術？藝術的價值在哪裏？折紙是通過什麼方式演化成藝術的？折紙為什麼被分類為現代藝術？

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原先的描述性工作之上提出新的概念，開拓新的思維領域，並完成事物認知的轉化，是概念性研究的主要內容。在這裏，被轉化的認知就是摺紙的價值。通過辯證知識，使得讀者對折紙有壹個全新的認識，始重視摺紙，把它當做壹個確確實實的

東西，而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大體上，這就是曬紙藝在今後將要進行的主要研究，而這個工作會涉及大量哲學，人文與歷史。知識作為價值的來源，必然是具有完整性且帶有深度的。因此折紙的美學研究不能停留在好看與不好看這種淺顯的感覺判斷之上。

### 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

藝術作為人類文明最為輝煌燦爛的壹部分，必須去被全面地了解。我們不能把視野限制在當代與中國，還需要發展出國際化視野與長遠的視角。美國近代哲學家杜威特（Will Durant）曾說“大多數人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在過去的 24 小時，花費了太少的時間在過去的 6000 年。”當我們回顧中國 5000 年的光輝歷史時，有多少人能看到整個中華歷史的全貌呢？有多少人能在除了崇敬先聖之外還提出對於前人的理性批評呢？有多少人能讀完萬卷書後了解其中的教訓呢？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刺耳地評價道“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壹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在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種歷史教訓到底算不算教訓比較模稜兩可，但是黑格爾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本身就是壹種理性的思維與評判。當我們去認真地去對壹件事物進行沈思與反省時，這件被思考的事物就真正具有了存在價值。

弗裏德里希尼采在《權力意志》中提出的“沒有事實，只有解釋”的觀點就暗含著這樣壹種思維邏輯：事物的存在價值不在於其“真實的” (facto) 自身，而在於人們對這件事物的解釋。如果這種主觀價值觀是正確的，折紙的價值來源也必須不只停留在“事實”的層面，還必須具有“被解釋”的性質。當折紙能被人們解釋時，它就真正具有被人們重視的價值，即把折紙作為壹門藝術去探討，而不是兒童娛樂。折紙背後的理性思考不是幼稚的。

現代摺紙的複雜性與科學性也會幫助提升現代折紙的專業性與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因此，想去真正普及折紙並且深入地了解摺紙，我們不得不去把感官直覺放下，進入理性的思維世界，去探討摺紙背後的藝術美學原理。

而這壹研究項目本身會是壹個非常複雜的話題，其研究性質是辯證性的。當然因為知識與時間有限，我們不可能涵蓋藝術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會盡可能地將不同的思維方式交織在壹起。其目的壹是為了提高讀者的知識層次，二是為了提高讀者的文化層次。

二者對於折紙價值的評估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西方人的知識層面高，研究生與博士把折紙作為學術研究，因此折紙在科學方面具有學術價值。日本人的文化層面高，把折紙作為國粹，是小學必修課，因此折紙在文化方面具有傳統價值。中國二種價值都缺乏，因此，這項折紙的理論研究就更顯得重要了。

因此在這裏，曬紙藝希望讀者能把以後關於美學與藝術的研究文章當作壹樁正經事來看待因為下壹位傳播與普及折紙藝術的人就是妳。